

# 近20年来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收获概析

赵 海 涛<sup>\*</sup>

## 一、基础、目标、思路和历程

### 1、基础、目标和思路

1999年之前，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中小型房址数十座，大型青铜铸造作坊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获得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陶器、石器、骨器等万余件文物。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和年代序列的基本建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以人、社会、环境、资源及其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考古领域，聚落考古或聚落形态研究是社会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过去几十年对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即遗址的范围、面积、遗存分布情况及空间关系等总体结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的把握相对薄弱，有待于进一步廓清。因此，1999年秋季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把田野工作的重点放在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上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年代学、环境地貌、空间分析、生业经济形态、成分分析和工艺技术研究课题探索。

我们首先考察了遗址的地貌环境，探明了遗址现存范围、面积，并分析了其成因，在遗址东部发现了作为遗址东缘的沟状遗迹；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对遗址中心区进行探索，先后发现了中心区的“井”字形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区内多组夯土宫室建筑群，官营围垣作坊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发现了宫殿区东北部的1号巨型坑、东中部的5号基址，作坊区以西另一区域外围的墙垣等重要遗存<sup>1)</sup>。

### 2、主要历程

1999年秋季至2000年秋季，首先对遗址边缘地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钻探和局部试掘，并结合对地形、地貌的考察，确认了遗址的现存范围、遗址边缘区的现状及其成因。

2001年开始，持续对中心区进行钻探和发掘。以1972年发现的200多米长的道路为线索，2001年至2004年在中心区发现南北向和东西向各2条垂直相交的大道，遗址中心区道路网络系统

<sup>\*</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勘探与发

掘》，《考古》2015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2期。下文资料凡出自上引文献处者，不再另注。

初步探明；以1978年发掘2号宫殿基址时发现其下叠压有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大面积夯土遗存为线索，2001～2005年持续对该区域进行发掘，发现并揭露3号基址的大部以及5号基址的东南角。2003年，为了探索宫殿区防御设施的有无等情况，分别在2号基址东北角和东南角发现宫城城墙。以此为线索，以钻探为先导，并布设探沟解剖确认，先后发现了宫城东墙、北墙、南墙，至2004年春季，找到并确认了宫城西墙。宫殿区的范围得以确定，为探索宫殿区及整个遗址的布局打下良好基础。

2002～2003年在发掘3号基址过程中，在2号基址正前方发掘出4号基址，发现它与2号基址有共同的中轴线，应为同一建筑群。2003～2004年，在追寻宫城南墙的过程中，在1号基址正前方发掘出7号基址，发现它与1号基址有共同的中轴线；在追寻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在1号基址西南发现8号、9号基址和2号墙；1号、7～9号基址和2号墙，应为同一建筑群。

2002年秋季在追寻3号基址北界时，在2号基址以北发现始建于四期晚段的6号基址。2005年春季至2006年春季，对6号基址除部分庭院之外的其他部分进行大面积揭露和局部解剖，搞清其范围、形制、布局、结构、年代变迁等问题。在宫殿区南侧发现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夯土墙（Q3），同时发现与绿松石器制造有关的遗存。

2004年春季，在对宫城南墙以南区域钻探过程中，发现二里头文化四期的3号夯土墙，同时发现与绿松石器制造有关的遗存。在向东追寻3号墙的过程中，新发现5号夯土墙。

通过上述工作，已可了解到二里头都邑聚落布局的大致框架。

2010年春季，新一轮田野工作启动。本轮工作目标为：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的地下遗存分布情况，深入推进对二里头都邑聚落的构成要素、布局结构、功能分区以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历时性变化过程的剖析；了解当时的环境、人地关系、技术水平、社会及经济形态等问题；整合历年钻探、发掘资料，建立二里头遗址考古GIS系统。本轮工作从对遗址的全面、系统勘探开始。

2010～2011年，在宫殿区东北部勘探并试掘确认一处面积约2200平方米、具有祭祀功能的巨型坑。2015年春季又解剖确认其南、北边缘。

2010～2011、2014～2018年，为全面深入了解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的形制、结构、年代变迁，以及相近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和历时性变化等问题，对5号基址全面揭露，基本理清了5号基址的平面形制、布局、结构、年代变迁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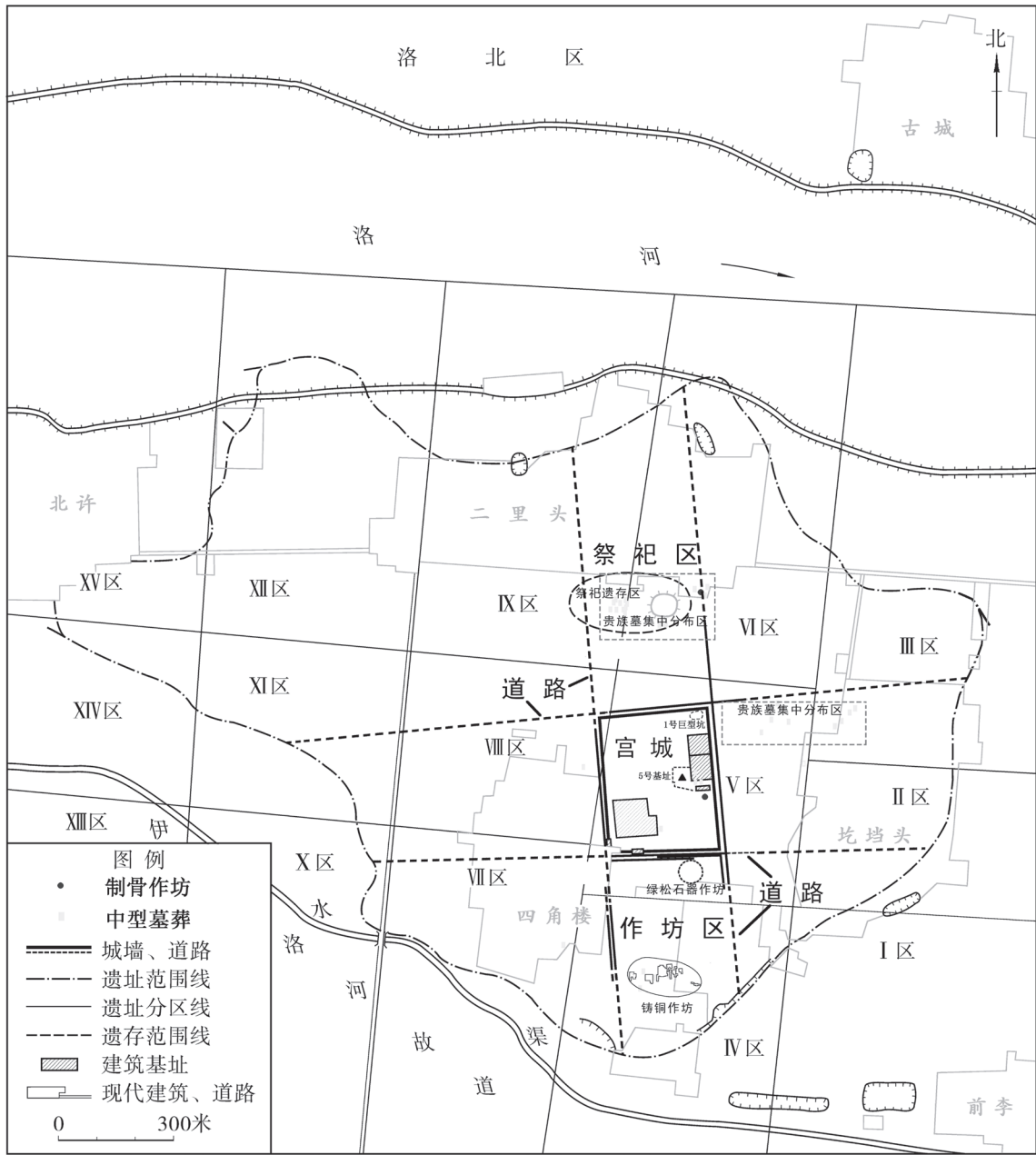
2012～2013年，在作坊区西侧勘探发现南北向道路和墙垣，经解剖确认道路为宫城西侧南北向道路的延伸，墙垣可能为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围垣。

## 二、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遗址的聚落形态探索方面，我们取得了多项重要收获，丰富了对二里头都邑内涵的认识。

探明了遗址现存范围、面积和成因。经钻探和勘查知，遗址位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遗址的东缘应属遗址的原始边缘，东南边缘靠近原始边缘不远；北缘被改道后的洛河冲刷破坏，西侧被晚期遗址或洛河破坏，但也应大体接近原始边缘。遗址被现代民居占压约100万平方米。

发现了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中心区发现的2条南北向、2条东西向道路，现存长度在200余米到近700米，路宽10～20米，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纵横交错呈方正、规整的“井”字形，构成中心区主干道路网络系统。道路网络除了具有通行功能之外，更具有分割都邑分割都邑功能区的作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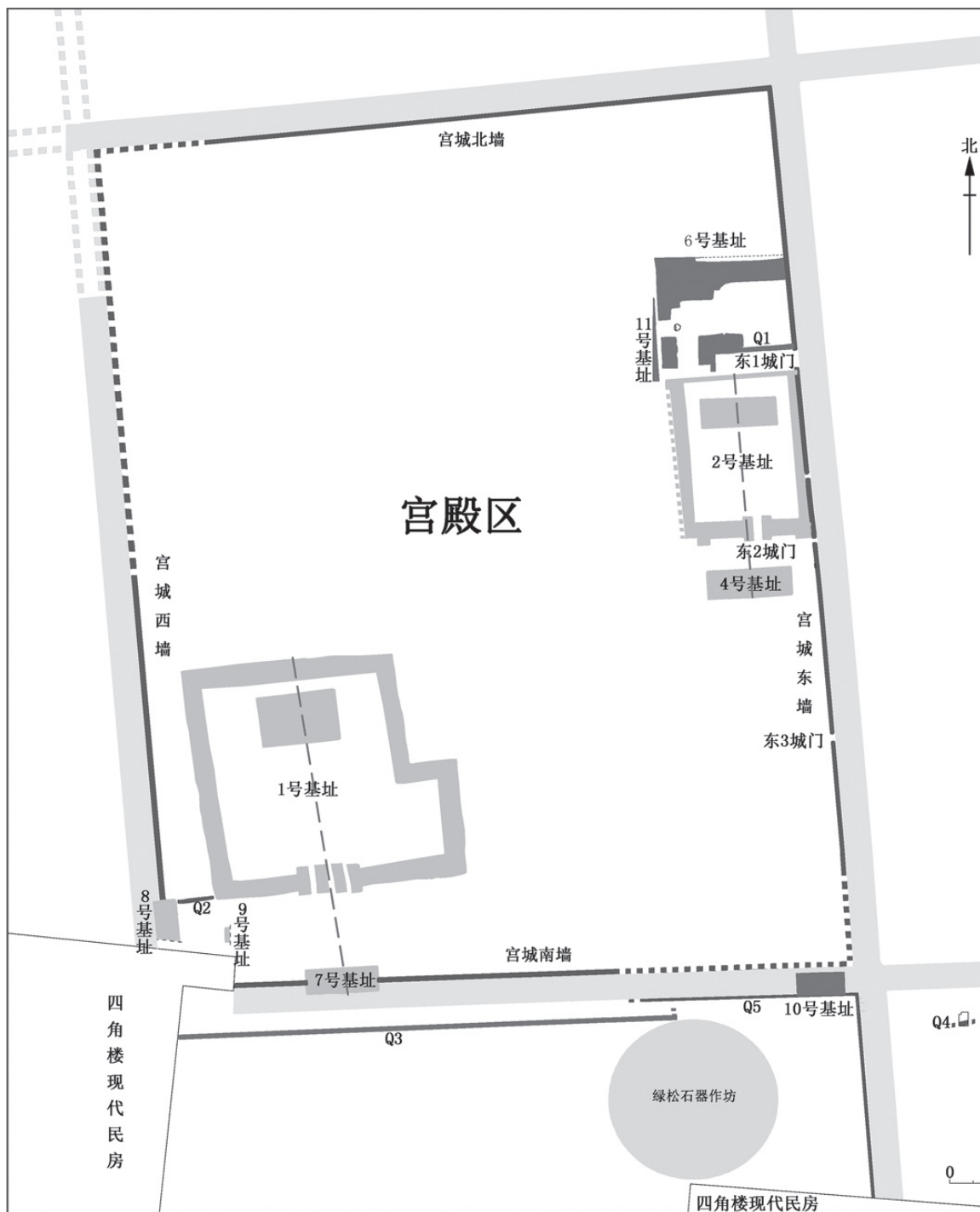
图一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图二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双轮车辙痕迹

宫殿区恰在“井”字形道路网络的中心，构成二里头都城的核心区域。宫殿区外侧的早期道路之上发现了宫城城墙，形成王室禁地，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近南北向，形状规整，已在东墙发现 3 处门址，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处门址。宫殿区面积约为 10.8 万平方米，其内已发现数十处大型建筑基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也仅见于宫殿区。



图三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部分平面图

宫殿区内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它们以二里头文化早期的3号、5号夯土建筑为代表。3号、5号基址东西并列，中间以通道和暗渠间隔。二者均为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和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城整体布局一道，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其中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3700年前。





图四 二里头遗址 5 号基址航拍照片

宫城内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它们二里头文化晚期的 1 号、2 号夯土建筑群为代表，二者分居宫城的西南和东北，或与中间地带一起构成宫城内的东、中、西 3 路轴线<sup>2)</sup>。1 号夯土建筑群包括 1 号、7-9 号基址 4 座夯土建筑和 2 号墙（2004 V Q2），约占宫城总面积的 1/7，重要程度不言而喻。7 号基址位于 1 号基址正南方的宫城南墙上，二者共有一条中轴线。宫城南墙嵌建于 7 号基址东、西两端，8 号基址跨建于宫城西墙南端，推测 7 号、8 号基址应为宫城南墙西南部的门塾建筑。2 号夯土建筑群包括 2 号、4 号两座基址，二者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组建筑。

宫殿区以南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宫营围垣作坊区。宫殿区南侧的“井”字形道路内侧，发现有与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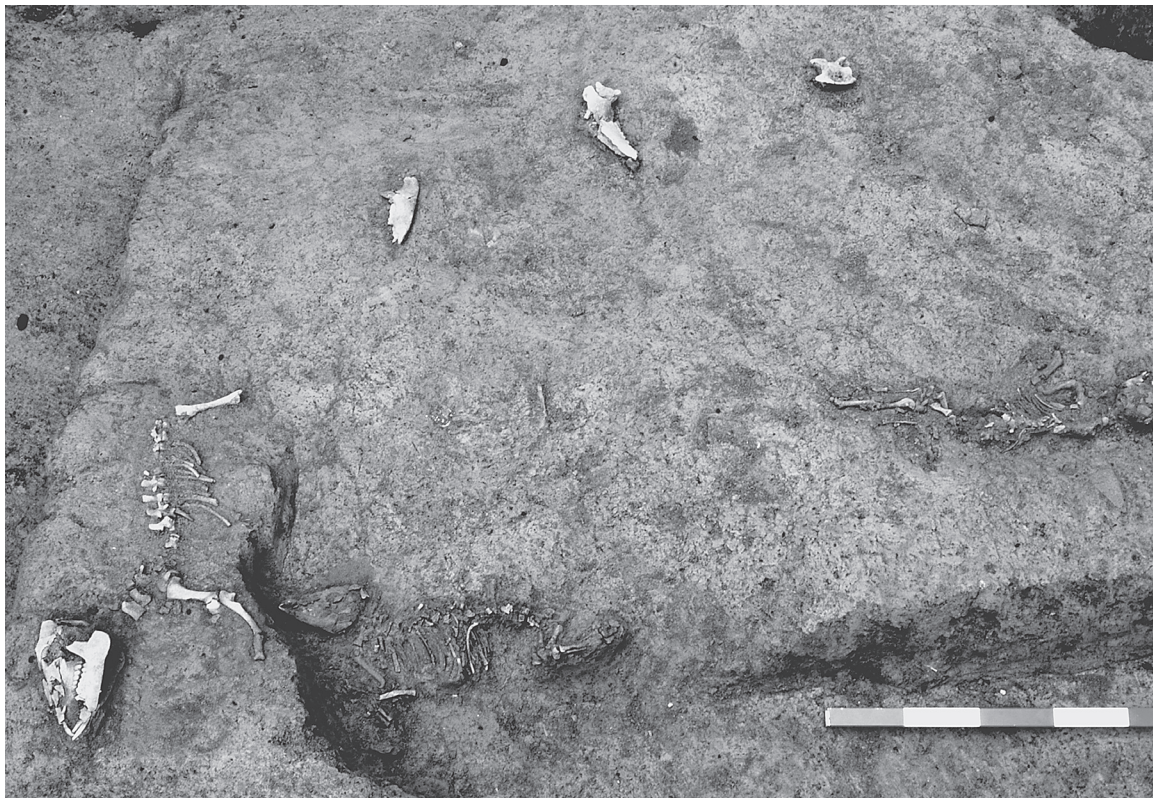
2)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夏商周考古学 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



东墙成一直线（2005 V Q5）、与宫城南墙平行的墙垣（2004 V Q3、2005 V Q5）。早年在作坊区南部发现宽 16 米以上，深约 3 米，已知长度 100 米以上的壕沟遗迹 1 处<sup>3)</sup>，它与作坊区外围的墙垣、中心区的道路系统一起应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早年发现的铸铜作坊和本阶段发现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都在其范围之内。官营作坊区位于都城中路，且外围有围墙，表明其为社会上层所控制、垄断，并为上层服务。

官营围垣作坊区内发现有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该作坊位于作坊区东北，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主要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晚段。已发掘的一处绿松石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包括原料、毛坯、半成品、成品、破损品及废料等，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等加工痕迹。此外还发现加工用的砺石。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作坊区内早年还发现有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作坊的面积约 1.5 ~ 2.0 万平方米，主要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至四期晚段。这两种作坊设施齐全，工序繁多，技术水平高超，都经过长期反复使用，表明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造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的生产。

宫殿区东北部发现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1 号巨型坑。1 号巨型坑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 2200 平方米，深度一般为 4 ~ 4.6 米，最深达 6.7 米。坑内存在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晚段到四期晚段的连续堆积，第二期遗存是坑内的主要堆积，包括陶片铺垫的活动面和道路、祭品为猪的祭祀遗迹、地面经过夯打并用火烧烤的房址及灶、长期踩踏形成的坚硬路土面等遗迹。以猪为祭品的祭祀遗迹有多处，有的用猪某一部位的骨骼，有的用完整的幼猪，其中一处主要由 3 具完整的幼猪和几块幼猪的下颌骨组成。3 具幼猪摆放较为集中，均面朝左、背向右侧身放置。1 号巨型坑可能是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一处专门用于祭祀的场所。



图五 二里头遗址 1 号巨型坑中用猪祭祀的遗迹

3) 郑光、杨国忠、张国柱、杜金鹏：《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

国考古学年鉴（1984 年）》，文物出版社，1984 年。



首次在宫殿区内大型夯土基址院中发现成排的贵族墓葬。目前已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3号基址的两进院内、5号基址的三进院内各发现5座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打破院内的基址夯土和使用时期的路土，其上又被稍晚的使用时期路土所叠压，确证这些贵族墓葬与夯土基址为同一时期。这些墓葬随葬品丰富且规格较高。其中3号基址院内3号墓(2002 V M3)中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70厘米，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嵌片拼接、组合而成，体量之大、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为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所罕见。3号墓在3号基址中院3座墓葬中最接近基址中轴线的位置，还随葬有鹰形玉柄形器、绿松石器、斗笠形白陶器、漆器、产自热带的子安贝等稀有、贵重的物品，都显示了墓主特殊而突出的地位。

宫殿区和作坊区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最晚期的大型夯土遗迹。宫殿区发现的6号基址，位于宫殿区东北部、2号基址以北，面积约2500平方米。它是庭院式宫殿建筑，依托宫城东墙而建，由北殿、西庑、东南围墙、庭院组成。它的布局不具有中轴对称的特征，且主殿之外无围墙，与二里头文化早、晚期的其他夯土建筑的布局均不相同，却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的宫室建筑格局近似，暗示它与后二者可能为同一群体所设计、建造和使用。还有作坊区北侧的围垣2004 V Q3、作坊区东北的10号基址，它们与6号基址一样，始建、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图六 二里头遗址 2002 V M3 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图七 二里头遗址6号基址高空照片

发现作坊区以西另一区域的围护墙垣。墙垣（2012 IV Q7）方向 355 度，与宫城西墙（QW）大致平行，位于宫殿区一作坊区西侧的南北向道路以西，东距宫城西墙的延长线 17.5 ~ 20 米。墙体被破坏较多，经钻探知残存长度约 147 米，复原长度约 228 米。墙体直接建在生土之上，宽度不一，最宽 1.46 米。残存厚度约 0.5 米，夯筑质量较好，尤其是最下层的，隐约可见夯窝，厚仅 0.06、0.08 米。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废弃年代为四期晚段<sup>4)</sup>。墙垣 Q7 可能是作坊区以西另一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而非作坊区的西垣<sup>5)</sup>。

### 三、近年田野工作的意义

根据历年田野资料，我们勾勒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总体面貌、大致布局和功能分区，并对中心区的结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对遗址现存范围、面积、现状和成因的探索，有助于理解二里头都邑选址的自然环境背景，也是对遗址整体布局进行深度探索的重要前提。

考古新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框架。二里头都邑总体结构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中心区发现有“井”字形道路网络、宫殿区、宫城城墙、大型夯土建筑群、官营围垣作坊区、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贵族聚居区、贵族墓葬区、I 级墓、坛类祭祀遗存、青铜礼器群、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 2012-2013 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 年第 1 期。

5) 赵海涛、许宏：《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南方文物》2018 年第 4 期。

玉质礼器群、绿松石礼器群等高规格遗存。上述高规格遗存目前仅见于二里头都邑，构成了二里头都邑的主体要素。

其中又以“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系统最为重要。道路网络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式的宏大格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围垣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方正规整，布局严谨，宫室建筑结构复杂，中轴对称，显示了宫殿区和宫室所有者在都城中的核心地位。宫殿区的周边，均发现有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祭祀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围垣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通过“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系统规划出“九宫格”式基本格局，确定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础框架，并一直沿用到都邑存在之末期。

考古新发现丰富了二里头都邑的内涵，深化了对各种遗存的功能和布局的认识。1号巨型坑为二里头文化首次发现的该类遗迹，坑内多种文化遗存整体上丰富了二里头文化内涵，为了解二里头遗址地下遗存分布情况、布局结构、社会生活和历时性提供了重要资料。其较大的规模和体量，为了解二里头遗址大型工程设施用土来源提供了线索。坑外四周用料姜铺垫，坑内多处用幼猪祭祀的遗存，表明其是都邑内专门的祭祀场所和祭祀遗存，为研究二里头文化祭祀活动的内涵、类别及制度，为研究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资料。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宫室建筑的源头。其与3号基址这种外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以及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邑整体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作坊区以西的墙垣，很可能是该区域家族或集团的居住和墓葬区外围的隔离设施<sup>6)</sup>，为探索二里头都邑整体布局、家族或集团式分布及其隔离设施等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发现的多处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大型夯土建筑，很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被二里岗政权攻灭之后所修建，很可能是与二里岗政权需要继续使用二里头的铸铜作坊有关<sup>7)</sup>，也表明，二里头都邑被攻灭之后，仍是一处重要的高规格遗址，在二里岗文化早期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些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的大型夯土建筑，为研究二里头都邑的废弃时间、二里头文化的下限、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关系，以及二里头文化最晚阶段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综上，二里头都邑所处的天下之中的中心位置，都城内部宫殿核心区——祭祀、官营围垣作坊区、贵族聚居等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分布状况，体现了层次清晰、等级有序的布局结构，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都城规划特点，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早期国家都城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都城规模宏大、形制规整、排列有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而九宫格式都城规划布局，又与《禹贡》以山川划分九州的“天下观”颇为契合的，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城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政治抱负和蓝图，也不由让人产生联想：《禹贡》九州观念在此时业已出现。这些表明，二里头都邑很可能是二里头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6) 赵海涛、许宏：《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7)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 Outline of the Excavation Results of the Erlitou Site in the Last 20 Years

Zhao Hai-tao

Since the fall of 1999, Erlitou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field archaeology work around the settlement form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Erlitou site, and has achieved many important results. We investigated the geomorph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site, ascertained the existing scope and area of the site, and analyzed its cause. A trench-shaped relic was found in the east of the site as the eastern edge of the site. Based on these, we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site. We have discovered the "井" -shaped road system in the central area, the Palace area walls, multiple groups of foundations of rammed-earth palace constructions in the Palace area, the state-run workshop complex surrounded by rammed-earth walls, the turquoise manufacturing workshop, the giant pit No. 1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Palace area, the foundation of Palace No.5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 the rammed-earth wall around the other area west of the workshop area and other important relics. Based on these field work, we outline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general layout, and functional zoning of the Erlitou site as the capital, and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layout, and 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area. Erlitou Capital planned a "Jiugongge" -pattern basic pattern and basic framework based on a "井" -shaped trunk road network system. The most three important areas in the capital, including the sacrificial area, the Palace area and the state-run workshop complex, lie in the middle of the "Jiugongge" pattern. The Palace area is located in the core region of the Erlitou Capital, the sacrifice area, the noble settlement and tomb areas, and the state-run workshop complex surrounded by rammed-earth walls for making noble luxury goods are all guarded around the Palace area. The large scale, strict and orderly layout of the Erlitou Capital, and the supreme specifications indicate that it is likely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omination of the Erlitou country, and a dynasty etiquette unique to the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formed.

Keywords: Field archaeology at Erlitou (二里头) site, History, Results, Significances